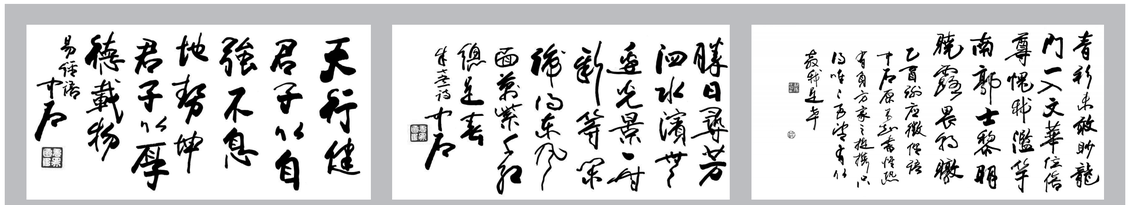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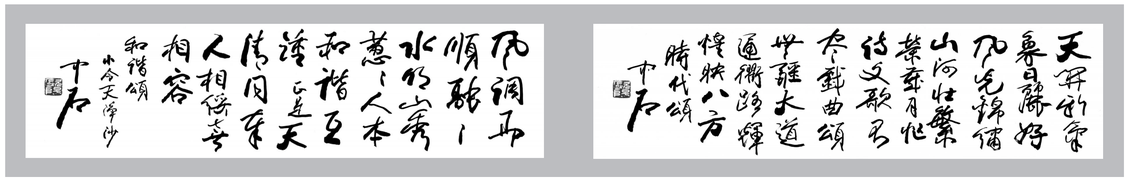
欧阳中石先生书法作品欣赏









主 编:张加春 编辑部地址:首都师范大学校本部主楼928 电 话:68902229 投稿信箱:cnunews@126.com 邮政编码:100048 廊坊华林印务 印刷

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欧阳中石一生牵挂书法艺术的发扬

以书焕采 切时如需



“我这一生,概括起来,就三句话: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这是欧阳中石对自己的评价。

但作为书法家,他曾两次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作为教育家,他是我国第一位书法博士生导师,在他和同事的不懈努力下,首都师范大学成为我国第一所拥有完善书法高等学历教育体系的学府;作为戏曲家,他被人赞为“疑是奚君又重来”;作为学者,他在逻辑、音韵、戏剧、书学、语文教育学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

11月5日,欧阳中石逝世,终年93岁。

为学:始终感念恩师惠泽

欧阳中石常说自己“空负雨露”。这是自谦,更是对恩师的感念。

年轻时,欧阳中石同武岩法师、吴玉如习书,向奚啸伯学戏,从齐白石作画,随金岳霖研究哲学。他将老师视为自己“人生中很大的骄傲”,常说“尽管这些老师教育我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给予我的惠泽是无限的,应该说指导着我的一生”。

他常提起少年时向武岩法师学书法的故事:“武岩法师真高明。他骗我,要学书法,得买他的纸。外面一毛二分一张的宣纸,到他那里五块钱一张。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信以为真了,所以不敢在那么贵的纸上写,从早到晚只埋头看他写的范字,眼耳心手,用足气力一齐调动起来去观察、感受、吸收、摄取,就是不敢在纸上落笔。他吓唬我,不写,这纸就收回了。我又舍不得,只得狠狠心,写了,没想到还就很像字模了……自此懂得什么叫‘临帖’,也懂得了最重要的学习原则:动脑比动手重要。”

欧阳中石后来才知道,老师并没有真收钱,第二天就把钱退还到自己家了。“他善于抓住我的心理,巧妙地让我努力学习。”欧阳中石说。

最令欧阳中石动情的,当属京剧老师奚啸伯。1943年,十几岁的欧阳中石在同学家偶然唱了一首奚派的《白帝城》,未成想奚啸伯就在屋内,当即收他为弟子。几十年间,两人情同父子,始终保持书信往来,直到奚啸伯去世的前一天,他写给欧阳中石的最后一封信中仍在探讨艺术理论。

“恩师教我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更是如何做人。”欧阳中石如是说。

为师:自谦只是一个教书匠

“先生从不让别人称他为大师,常说自己就是个教书匠。”欧阳中石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叶培贵说:“这不只是谦虚,也是先生对自己为师的理解,匠人、匠心。”

为师七十余载,从小学到大学,欧阳中石几乎教遍了各个年级。上世纪80年代,欧阳中石开始思索把书法教育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1985年,他创办了成人书法大专班,开创了中国书法高等教育学科。

十余年间,欧阳中石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书法教育中,第一次在我国高校建立了完整的书法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创建了教育部第一个书法类艺术师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中国书法学科中唯一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第一个省部级重点学科,开辟了书法教育的广阔天地。

在育人方面,欧阳中石一直强调立德、立学、立言。“书写的品质取决于文心灵性的程度,光有写字的手性是不够的,这是书法的奥秘与要诀。”在欧阳中石看来,文化承传更重要的还在于内涵、品性和精神的延续。学生们都说,先生的教诲从未止步于技法,更在于德行与人格。

“教了这么多年书,做了一点事情,很欣慰。”欧阳中石说。

为人:用书法艺术为时代作贡献

书法艺术的发扬与传承,是欧阳中石心中最大的牵挂。他常对学生说:“汉字是那么美妙,把汉字的魅力、中华文化的魅力推而广之,是我们献给世界的厚礼,也是我一个教书匠的梦想。”

作为连续五届的全国政协委员,20多年来,他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联名,提交有关教育、文化、书法等提案97件。他提出应在中小学生中加强书法教育,从对汉字的认知和发扬做起。2011年6月,在欧阳中石的倡导下,首都师范大学“汉字认知与表现研究中心”成立。2013年,他还作为首席专家为教育部主持制定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欧阳中石常说,书法是“小道”,必须有“大学问”在其背后作为支撑,要把书法放到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学习、研究。他曾写下“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的座右铭,以书法为载体,传播中华文化的魅力,为时代作出贡献。欧阳中石如是说,也如是做。他在许多学校都设有奖学金,却拒绝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他还募集200万元设立“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学奖”。面对各类荣誉,欧阳中石总是一推再推,他常说:“做过了就是最好,干嘛非要记得。”

一生躬耕为学、一生匠心为师、一生平实为人,这就是欧阳中石的真实写照。

(来源:《人民日报》2020年11月13日 15版
作者:赵炳烨 陈炳旭;郭圆圆参与采写)

书法名家欧阳中石如何带学生?
——听4位弟子追忆恩师

北大毕业后,就进入了学校,做过各类学科的老师;欧阳中石从事书法教育几十年,1981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师大),1985年创建第一届书法大专班。

在他带领下,首师大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以书法为研究方向而设立的博士学位授权点,第一个书法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第一个书法类艺术师资人才培训基地,中国书法学科中唯一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1993年,先生成为我国第一位书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此后培养了多名书法学博士。

细致严谨,是先生突出的书法教学风格。首师大教授叶培贵是先生第一批博士生,因为一个字的临摹,两人曾有争吵,中石先生就说,“你去拿尺子来量,它这里是两公分,你如果也是两公分,那么就是你对,如果它这里是两公分,你只有1.9公分,那就是我对。”都是博士生了,为什么像教幼儿园小朋友一样?叶培贵对此非常不解。先生则坚持自己的主张,“凡是你的短板,你没有达到的能力,不管你是博士还是教授,你该从哪做起就得从哪做起,这才叫学!”

老先生经常告诫学生,“学习书法不能光靠苦练,而要会学,量少而精,化繁为简。”

博士生、肇庆学院书法教师熊沛军记得,教授《书写技法》课时,先生有个独特的规矩,一个字只准写三遍,必须仔细观察再下笔,三遍之内让他满意,否则就请出课堂,“先生这是在要求我们写字要调动大脑,一定求质不求量,每练一遍都要有效果。”

带博士先教为人为学

郑州大学教授李放于2004年到2007年师从欧阳中石先生读博,在他看来,先生特别重视人品和书品的关系,给博士生入门第一课上讲课主题就是“做书法先学做人”。

先生也特别重视书法的文化内涵,将书法置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把自己对书法教学思想概括为“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而这16个字也是首师大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的院训。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金玉甫记得,当年读博时,先生并没有马上教书法,而是教作诗,“我们文学和诗词底子薄弱,有点不太适应,刚开始也不太认真!”先生生气了,直接给他们三条路:把诗写好了再上课,不写诗了直接上课,或者干脆别学了,卷铺盖走人。最终,他和同学们选择了第一条,“这说明老先生对学识要求是很高的!”

先生曾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及政府部门和重要机构创作了大量艺术精品,且为众多大中小学题写校名、校训。

先生对书法教育的关注也深深影响了众多弟子。博士毕业,李放来到郑州大学,先后创办书法研究所、建立书法系并建设独立的书法书院,他说,“中国书法教育有今天的面貌,先生功不可没。作为先生的弟子,我们能在书法高等教育上有一点点贡献,就算不辜负先生的教诲。”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0年11月5日 作者:任毅)

欧阳中石教学生:
教做艺术,更教做人

“文心书面。”欧阳中石先生的第一批书法博士生、硕士生,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叶培贵教授这样说,这也是欧阳中石留给学生们的珍贵精神,“先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书这种形式,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里面去。”

叶培贵回忆起初见欧阳中石先生时的场景仍然记忆犹新。彼时欧阳中石刚刚开始在首都师范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当时在北师大读书正准备考研的叶培贵慕名而来。

起初,叶培贵有些担心,欧阳先生会不会受到当时风气的影响,招生时优先考虑本校的学生。于是,他做了一件现在仍然会自嘲“愣头青”的事,他找到欧阳中石先生,直截了当地问道:“您现在有没有中意的学生,如果有我就回去了,如果没有,我就回去‘玩命’了。”

后来,欧阳中石先生笑着看了叶培贵十几秒钟,肯定地回答道:“你只要能考上,我一定要,我是敞开门办学的。”这就是欧阳中石先生留给叶培贵的第一印象,“一个特别敞开胸怀的人”。而在之后的学习生活中,叶培贵也愈发地从老师的言行中印证了这一印象。

1993年,欧阳中石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申报,在首都师范大学设立美术学(书法艺术教育)博士点,先生成为了全国第一位书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欧阳先生聘请专家组建了书法方向博士考试咨询委员会,并在1994年确立了书法方向博士招生和培养上的“文化”属性,标志着书法在现代教育和学术体制中初步确立了地位。

但就在这时,一直在为书法学博士点忙碌的欧阳中石先生却病倒了。66岁的他突发脑溢血,留下两眼右侧盲视的后遗症。即便这样,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锻炼恢复,坚持写字。

同时,欧阳中石先生派出了两支队伍,一支往南,一支向北,向浙江美院(后为中国美术学院)等率先招收书法硕士生的高校“求教”如何能把博士点办得更好。

1995年,首都师范大学正式招收书法艺术专业博士生。为了公正,欧阳中石先生将命题权和最终决定录取的权利都交给了书法方向博士考试咨询委员会。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师生之谊持续了三十余年,叶培贵发出了这句感慨,先生教的,不仅仅是知识和艺术,更是做人的品德。类似的观点,中国第一位书法女博士、欧阳中石的学生,首师大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解小青教授会用另一个说法来表达。她说,欧阳中石先生经常把德与艺比做天平两端的砝码,只有德高了,艺才能有分量、沉得下去。

解小青说,曾经有人称呼欧阳中石先生为“大师”,先生却开玩笑地自谦说,“老”比“大”老得多了,所以他比大师厉害,“我不是大师,我是老师”。

欧阳中石先生当过小学教师,后来一直当到了博士生导师,做过我国现行学制下几乎所有学段的老师,铸就了一段作为教师的职业传奇。他很看重老师这个称谓,觉得自己就是个“教书匠”,从来也不承认自己是大师。

从后生晚辈的角度来看,这首《中石自吟》正是先生的境界:“普普通通一教师,持心若水顺时宜,蓑服本分安平素,只问耕耘自不移。”耕耘不移,“只问耕耘,不求收获”也是欧阳中石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如今,叶培贵在教导学生的时候经常会讲起他跟老师相处的瞬间,其中让他记忆十分深刻的,就是欧阳中石先生给他的老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岱年先生题写全集封面的故事。

一般来说,全集封面没有敬称,只称“某某全集”,但是,欧阳中石提供给出版社的字,却是“张岱年先生全集”。出版社来人询问,欧阳中石先生答曰,你们做封面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两个字,但是我作为学生,如果写的话,必须这么写。

作为长辈,欧阳中石先生留给后辈的印象也十分深刻。王月彤是叶培贵的学生,算是欧阳中石先生的再传



弟子,她说,2013年她刚读研一时,欧阳中石先生身体状态尚佳,还会出席活动。作为后学,她经常陪同老师们参加活动,还会帮欧阳中石先生牵纸。即便是这样不多的接触和交往,当时已经年近九十高龄的欧阳中石先生也会记得他们这些后学的名字,会和蔼地问他们生活学习的状况,也会指点他们的作品。“就像爷爷那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王月彤说。

谈及先生的离去,叶培贵直言,甫一将欧阳先生的讣告发出,他是崩溃的,因为再也没有近到先生身前的机会了,但渐渐的,他却释然了:“先生教我们做人、做事、做学问,做艺术,我的身上永远打上了他的印记。这种印记是鲜活的,会永远在我心里,在我们的身上流传下去。”

学生王月彤也说,跟随老师学习的时间越长,越会觉得老师和欧阳中石先生很像。这,就是传承的力量。如此看来,欧阳中石先生留给后学的,不仅是书法或者京剧上的高水准艺术作品,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2020年11月7日
作者:袁新雨)

悼念欧阳中石先生

你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山峰，
一级级台阶，
布满文字的石块。
你是一处戏曲的殿堂，
慢板二黄，
潇洒飘逸，
处处回荡着国粹的音韵。
你是一部厚重的史书，
博大精深的内涵，
一页页符号，
标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咏叹。

山河源脉，
内心孕育的力量，
触摸泰岳昂首的额头。
济南潺潺流动的泉水，
滋润了你，
才思敏捷清新典雅的气质。
奚派风格的细腻，
让洞箫之美一次次撞击我们的心灵。

感悟大师的魅力与风采，
活着，
天天释放阳光的热量。
死去，
日日讲述月亮的心语。
多少个岁月无奈的轮回，
我们在平凡中仰望大师的背影。

人可以活得平凡，
但不能活得平庸。
激发大脑的活力，
放声感恩的长吟。
读懂大师留给我们的文字，
静静地，堆积属于自己的丰碑。

（作者：济南市民 布建忠 2020年11月08日）

作字行文 文以载道

——北京书协副主席彭利铭追忆欧阳中石



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作为弟子内心真是非常悲痛。我和先生的交往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从拜访他的第一天起，我就常在先生左右，获益匪浅。在我心中，先生是一位艺术大家，书法只是他的一部分。

先生曾送我16个字：作字行文，文以载道，切时如需，以书焕采。这16个字主要是把中国的书法放到了我们传统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下去思考，所以先生是一位真正有大格局的大胸怀的艺术家。

先生是一位开先河的书法家。他从8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书法走进高等教育的事业。在他十几年的努力下，他创立了中国书法完整的教学体系，这个是他最辉煌的一面。他真正把书法带入教育，在教育领域又把书法引进为学科，是在教育界和书法界的一个创举，所以他是开先河的一位书法家，又是教育家。

有人说书法专业，原来中国美院就有，但是人家弄不清，首师大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唯一的书法专业博士点。他把书法带进了教育领域，带进了高教高校的教学领域。他是书法高教领域的一名教授，他还建立了书法专业完整的金字塔式的教学体系——从大专开始到大本，到硕士、博士，到博士后。

欧阳先生是中国书协的顾问，大家为什么把他公认为书法教育的泰斗呢？是因为他真正地给中国书法培养了众多的弟子，输入了大批的人才。

当年我第一次当选中国书协理事的时候，我去看先生，师母问我："你知道你们这次中国书协理事里头有多少出自首师大吗？"我说："多少？"她说："有60多个。"这占了全国书协理事的一大半。

先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是齐白石的学生，学他画花鸟。他又是奚啸伯的学生，是入室的关门弟子。现在梨园界很多艺术家、优秀的演员都是他的学生，而且很多京剧名角都要去拜会他。

先生还是位诗人。很多作品都是写自己所想，把字行文也好，作诗也好，填词也好，先生非常地讲究，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很多很大的成就。

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学生来说，是非常善良祥和的一位长者、一位师长。谁到他那儿去请教他，他都会虚心地很认真地来对待每一个到他门前来求教的人。

在我跟先生接触这几十年当中，很多启发都得到到戏院和先生在一起聊天儿。比如说先生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句话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意思，但是要认真地思考。他说："你想人无外财不富，这个'富'不是金钱的'富'，要是没有外来的知识，不学习外来的知识，怎么能丰富自己呢？"所以他给你的解释和社会上所流传的是不同的，先生就是很注重这些细小的方面。

先生对弟子的创作是非常看重的。我记得我有一首写泰山的诗，其中，写到"一轮红日起东方，万里霞光万里长，朵朵白云天漫舞，森森碧海草含香"。我当时写的是"森森碧玉草含香"。后来先生说，"碧玉"小了，泰山的这个森林就像松海一样，所以叫"森森碧海"，要把"玉"改成"海"。所以先生对我们学生的每一件小事儿都很重视。

另外，先生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有一次我一个老乡，一个书法家叫龙开胜，他跟我说，想让我陪着他去看看先生。我就领着他如约而至。先生一见着他就说："你叫龙开胜？哎呀你比我大呀！"为什么呢？他说："我是泰山石，有一句名言叫'泰山石敢当'——我这是半联儿。我见了你，就想起了一句叫'东海龙开胜，泰山石敢当'，"先生很得意，他还专门给龙开胜把这个对联给写了出来。所以，先生也是一个很讲情义的人。

我写字画画，特别是我这些年在搞一个大的创作，是先生给我指的路。他说："写字是一方面，你又有绘画的特长，你应该把万里江山全部用你的笔去给他画出来，用你的诗去给他歌颂出来。"之后，我画了一张泰山去请他看。因为先生是泰安人，他看到我画的泰山以后，非常高兴。我说："那请您提个字吧。"他说："我不提。"我说："为什么？您也说画得好。"他说，他希望我能把三山五岳全画出来，那时再统一给我题字。后来我回去，我就真正地按照先生说的，把三山五岳画了，全部都是八尺整纸的，画了十张，让先生去挑，先生非常高兴，当即就说："你画得很好。"他就给我提了四个字"江山多娇"。

先生后来又说："你还要深入地去画。你无论是画大场面还是画局部，当地景物的特点特质都要能够在画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你要再能画一套这样的作品出来，我还给你提，而且我给你提'江山如此多娇'！"很遗憾当我把这套东西全部画出来的时候，先生已经住院了，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还有一点，先生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给所有的学生题字的时候都题为"书作展"，或者"书作"。他说，这个"法"字大家现在还不要轻易地去说。为什么？因为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太博大了，我们只是书作而已，这就是先生对学生的要求。

"德艺中和，承前启后，已然桃李满天下，犹不知身在泰山顶。

丹青大雅，点石成金，纵使诗书驰笔端，也甘愿客居北斗边。"

欧阳中石恩师一路走好。弟子彭利铭挥泪叩挽。

（来源：北京头条客户端 2020年11月05日
本文征得口述者同意，有修改）

为人治学从艺，都是好榜样

以德书写 谦让一生



2020年11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发布讣告，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京剧艺术家，研究者，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原顾问、当代书法学科建设重要开拓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欧阳中石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11月5日凌晨3时1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欧阳中石先生告别仪式定于2020年11月11日（星期三）上午9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欧阳中石在各个领域建树颇高，书法达到一定造诣，2002年荣获了书法界最高奖项，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唯一的"书法教育特别贡献奖"，书画家启功评价他："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自董其昌后无第二。"他还是京戏票友，师承"奚派"创始人奚啸伯先生，用毕生心血积累了一整套"唱"的法则……然而，欧阳中石却用"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无家可归"16个字评价自己的一生。新京报记者专访欧阳中石的奚派弟子、北京京剧院的张建峰，追忆恩师欧阳中石过去的点滴。

当代书法学科重要开拓者

2005年10月12日，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这一天，与神舟六号一起遨游太空的，还有7幅书法作品，其中有一幅是这样写的："翔天曜宇云霄外，探赜通玄掌握中"，这幅书法作品的作者就是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

欧阳中石擅长多种书体，其中以行书为最，他的书法师从吴玉如，又以历代书法名家王羲之、王献之、王珣为宗，他的行书作品以圆转代替方折，以简省的笔画代替繁复的点画，又以匀、拙、牵丝来加强点画的呼应，于温润凝重中显遒劲，秀美跌宕中见沉脱。

1981年，欧阳中石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走上了书法教育之路。在他的带领下，1993年，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创建了中国书法专业第一个博士点，他是当代书法学科建设重要开拓者。除了教授学生字体结构，行文运笔的专业书法知识外，欧阳中石还特别重视对学生文化修养的培养。给学生上课时，他经常做个比喻，摆了一个天平的姿势，一端是"德"，一端是"学"，他告诫学生，如果"德"高了，做学问的心态等各方面自然会沉得进去。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书法家"，欧阳中石生前曾说，书法是小道，必须有传统文化的根基，才能创作好书法。身为书法大家，难免会在各种场合题字，欧阳中石生前为大题字会从文化背景考虑，比如给一个屋子写字，这个屋子有个特点，有莲花、竹子，他就紧扣莲和竹的主题，莲的特点是不染，竹的特点是有节，所以就写了"不染节高"。

欧阳中石的奚派弟子张建峰也想学书法，师父没有立马教，而是让他先学点文化，多看一些书，真正写字是好几年之后才开始的。

对完善奚派京剧艺术有重要贡献

9岁时，欧阳中石对京剧产生兴趣，尤其喜欢模仿京剧名家奚啸伯的唱腔。在济南上中学时，因为同学的哥哥是戏院经理，欧阳中石经常利用这个便利到戏院蹭戏听。一天，欧阳中石到一位票友家做客，随口唱起了奚啸伯的京剧名段《白帝城》，里面出来一个人问欧阳中石"跟谁学的"，欧阳中石说，"从唱片上学的"，接着又唱了一段奚啸伯的《珠帘寨》。对方说，"你跟我学吧"。当时的欧阳中石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在别人提示下才知道，对方就是奚啸伯，立马跪下磕头拜师。

欧阳中石虽未按惯例举行拜师礼仪，可是二人的师徒情谊多年来却很牢固。在奚啸伯的精心传授下，欧阳中石对奚派艺术有了深刻理解。1957年，奚啸伯排演了京剧《范进中举》，广受好评。数年后，为了把这出戏磨成精品，欧阳中石受老师委托重写了两段唱段，一直传唱至今，成为这出京剧中脍炙人口的名段。作为奚啸伯的嫡传弟子，欧阳中石曾长期协助奚啸伯先生工作，对"奚派"艺术的完善有着重要贡献。同时，他还把京剧作为一门学问，举凡京剧的历史渊源、音韵、各派艺术特色及表演实践等都有专门的研究，创获颇丰。其见解刊载于各种报刊、文集。

而关于师徒二人的情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奚啸伯对朋友十分大方，和别人吃饭经常抢着买单，虽然挣得不少，但也抵不住大手大脚的开支，经常囊中羞涩。欧阳中石就想了一个办法，给师父写信说家里有人生病，求助师父每月接济10块钱。奚啸伯想也没想，每月给弟子家里寄钱。等师父下次再没钱的时候，欧阳中石就将师父之前寄来的几百块钱如数归还。

追忆恩师：习得他的文人气、谦逊是财富

我最后一次见师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前，他因为脑溢血一直处于昏昏床状态，意识上已经不太清楚，家人帮助他锻炼。之前我们去看他，跟他聊天，有时候能看我们一眼，我们心里已经很满足了。

师娘今年10月底刚去世，差不多相隔一周。师父虽然答述了很长时间，但我觉得他真的放心不下师娘。老两口特别恩爱，互相尊重，听到师父走的消息之后，我觉得是师父放不下师娘。

我是2000年正式拜师欧阳中石先生。我们梨园界有个习俗，拜师需要有见证人。当时正好是纪念京剧大师奚啸伯先生的活动，在一个大的会议厅里，全国的京剧名家像梅葆玖先生、谭元寿先生、刘雪涛先生等都在，趁这个机会，我的师叔奚延宏（奚啸伯之子）就撺办了这个拜师仪式，我非常幸运。但其实1999年我就跟先生学戏了，到现在整整20年。

师父一直跟我说，要学习他的书生气，舞台上的表演，这种书生气是永远学不来很多启迪。比如他平常走路的姿态、如何与别人交流，这种日常的生活状态就带有一种文人气质，我就可以学习下来带到舞台上。这20年的熏陶，是一笔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财富。

师父算是一位严师，见了我基本没有夸过，特别严厉，但是他经常当着师娘的面夸我，这些我都不知道。他有次还因为看到电视上正播我的一部戏，总是看电视，导致和师娘打麻将输了。跟随师父的这20年，看到师父接触到各种大家，我也学习到他待人接物的谦虚态度。他修养很高，做什么都谦让，这是我学到的最大财富，也是真正的先生。

（来源：《新京报》2020年11月06日14版
口述：张建峰/欧阳中石奚派弟子
采写/新京报记者滕朝）

“90后”欧阳中石：“正是无奇正是奇”

10月29日是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90华诞暨从教70周年，从中央统战部、中国文联到遍布各地的欧阳中石先生的学生们，都在向尊敬的欧阳先生致以热烈地祝贺。笔者曾经受欧阳先生之托主编过《欧阳中石谈书法》，和家父同庚的欧阳中石先生一直视我为忘年交，每每到欧阳先生家就是京城最快乐、睿智的去处。谨以此文祝欧阳先生健康长寿、学术之树长青！

“中石随后”大家行列的年轻人

欧阳中石先生的书作挺拔、俊秀，面目自成一家。他善于填词作诗，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他是京剧行家。他的本行却是逻辑学。

欧阳先生曾题赠笔者一张照片，是1981年欧阳先生陪同辛亥老人百岁人瑞孙墨佛、张伯驹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堂观看《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展》，先生在照片后面题写：“中石随后。”欧阳先生解释说：我是跟着老先生们学习的。

欧阳先生会的很多，他常戏称自己是“无家”可归者。他在北大本科读的是逻辑学，师从中国逻辑学泰斗金岳霖。他的京剧是嫡传的“奚派”，直接传承自奚派开山祖奚啸伯先生本人，《奚啸伯自传》就是因为有欧阳抄本才得以流传。他擅长诗词，学诗师从一代学人顾随先生，当年顾羡季（字）先生年事已高已经收山不教书了，他是在顾先生家里学的，有人不信，他就模仿顾先生讲课的动作，每到会意处，顾先生就会拍一下大腿喝道“好”！比欧阳年长4岁的叶嘉莹先生就是顾随先生的弟子。他的填词功夫是跟张伯驹先生学的。他自谦道，我学诗的时候，写的诗像词；后来学填词的时候，填的词像诗。“愚钝如此！”至于书画，童年时随武岩法师、侯钦如先生启蒙，成年后先向齐白石先生学画画，上大学后随吴玉如先生学书法。

欧阳先生一辈子最自豪最骆驼的就是“教师”的职业和称号。欧阳先生自作诗云：“普普通通一教师，平平淡淡自无奇。无奇不意非无意，正是无奇正是奇。”

70年教学生涯 从教娃娃抓起

五年前，笔者编辑欧阳先生的书法教学文集《欧阳中石谈书法》，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曾在他85周岁寿辰之际出版，作为献给先生最好的生日礼物。

欧阳先生和笔者谈了他学诗词、学书法的经历，也了解了他当年从北京171中学调入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大前身）的过程。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当年社会上已经掀起学习书法的热潮，欧阳先生满足了时代的要求，于是挑起了创办中国书法学科的这副重担。

欧阳中石先生作为当代杰出的书法教育家、书法家，广为人知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担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书画部主任，1985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创办了书法大专班、1993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书法专业博士授权点。

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时，由于没有合适的教材，欧阳先生亲自动手编写《楷书浅尝》、《隶书浅尝》、《行书浅鉴》、《草书初步》、《篆书浅尝》等系列教材，还主编了《章草字典》、《今草帖选》、《书论会要》、《书法会要》、《历代书迹集粹》、《章草字典》参考书和工具书。这些书笔者经过数年的努力，竟然大多都找齐了，并在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一厚本系统的学习教材《欧阳中石谈书法》，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很快脱销，加印又脱销。这本书多是欧阳先生30多年前写的。而这次庆祝欧阳先生90华诞暨从教70周年活动上，竟然遇到了从1975年小学五年级就开始随先生学习书法的贺黄秋女士，黄秋竟然是笔者北师大的同学。欧阳先生一直教到1980年黄秋考上北师大，这期间黄秋几乎每个星期天都会去欧阳先生家学习书法，先生不仅批改黄秋的作业，有时还会提前把给黄秋上课的讲义写好。不仅教黄秋写书法，还教授中国传统文化。黄秋的父亲贺法戎先生把这5年中欧阳先生的课徒手稿和批改过的作业都装订成册。欧阳先生的女公子启名和黄秋从手稿中编选出适合青少年学习的内容辑录汇编为《学书初阶》，由语文出版社影印出版。

欧阳先生从笔墨纸砚介绍、教授起，特别强调要黄秋自己愿意学，充分调动学习者的积极性。黄秋说：“说到写字，离不开姥爷对我的夸奖。上小学时，我一直是个不受老师喜欢的学生……可是我在姥爷（欧阳先生）这里，我几乎每次都能得到夸奖，因此到姥爷家学字是我最快乐的事情。”启名说：“从小秋学写字的过程，我理解了我的父亲对一个小学生以兴趣为切入点的教学模式，他适时的表扬、激励、批评，激发了一个小学生对于学习写字的兴趣、爱好和热爱。他让学生盼望着学习写字的这一天，而这一天他可以让他的学生得到满足，可以给他学生希望，从而使他的学生期盼着下一个‘这一天’。”欧阳先生的教学是成功的，黄秋不仅在书法专业上夺得过全国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而且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日语系。

“调皮”的生命密码

欧阳先生是一位充满活力的温厚长者。在他身上有着对他的老师辈“调皮”的爱戴，有着对晚辈幽默的慈爱和关怀。

欧阳先生青少年时曾和齐白先生长子齐子如常在一起玩儿、画画，白石老人也时常指点一二。当年，齐白石先生都答应收欧阳先生为徒了，还特别赠送欧阳笔墨纸砚，以示可“忝列门墙”。欧阳当时正在报考大学，就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回来跟齐先生学画。结果考上了辅仁大学，欧阳就把齐先生给的笔墨纸砚又送了回去。尽管未正式拜入齐门，但“弟子”确实早已当上了。当年欧阳和齐子如一起在齐家画画时，白石先生也常来指导。一次，欧阳在画一棵树的树干，不小心手肘碰到了墙壁就歪了一下。齐白石过来看到了，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欧阳道：这树长了个瘤子。齐先生看他一眼说：真调皮。

欧阳从小看戏就喜欢上表演，颇具表演天赋。上大学时时常模仿各位教授们的言行举止，逗得同学哈哈大笑。一次，欧阳又在模仿秀，正好模仿到金岳霖先生，面前观摩的同学突然石化，欧阳却混不觉地秀得正酣。原来，金岳霖先生正站在欧阳身后。金先生指着欧阳道：真调皮！欧阳先生和金岳霖先生有很深的感情，欧阳先生在逻辑函授大学主编《逻辑》教材，金岳霖先生为欧阳题写了书名。金先生去世后，欧阳写了文章怀念金先生《再和先生调皮一回》，金先生曾出过一个对联的上联：“一切切切切不可一刀切。”看似简单，其中却蕴含着俗语、成语和微妙的逻辑关系，一直无人能对上。欧阳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与金先生商榷，认为金先生的上联是用“一刀切”反对“一刀切”在逻辑上说不通，当然欧阳心里明白这是金老师为了文采的需要，更是想治治欧阳的调皮。欧阳就这样再以“调皮”的形式来怀念先生。

说起调皮，欧阳先生禁不住讲起了他向张伯驹先生学习的往事。张伯驹为“民国四公子”之一，曾把自己收藏价值连城的书画作品捐赠给国家，堪称伟大的爱国者。张伯驹也是一代梨园名票，和许多京剧大家巨擘同台演出过，会的戏多且精。欧阳等年轻人有心请教，张伯驹不愿意教。欧阳深知张伯驹的个性，就乘着张伯驹高兴的时候，和几位小伙伴故意把张伯驹拿手的几出戏乱唱一气，开始张伯驹不以为然，但不久张伯驹就忍不住了，过来说，这次不是这么唱的，是这么这么……于是，欧阳们的“调皮”又一次得逞了。

欧阳先生的调皮，有时也是他自谦。八大山人把自己的署名写得像“哭之笑之”，以抒发自己前朝贵胄的郁勃之情。欧阳先生自谦自己的画画不专业，所以把“中石”二字读成半吊子的“中实”，河南方言：“不中”就是“不行”的意思。

书法是“学”出来的

书法是靠苦练出来的，这似乎成了人们“练”书法的不二法门。欧阳先生对此另有一番心得，他主张书法是“学”出来的。欧阳先生的学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洪武谈起了自己的体会说：“1984年的一个冬日，我还在西安读书，利用寒假回京期间到先生家求教。先生看完我临的张猛龙碑后问：‘你为什么要临习这个碑？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你了解魏碑的历史与文化生成背景吗？’末及我回答，先生又说：‘写字不仅是简单的形似，而是贵在把它当作学问来研究，从中找到与你心灵相通之处，这一点很关键，回去悟吧！’事实上，先生这一席话的奥义，我是在十多年后才渐渐领悟的。”欧阳先生主张“文心书面”，提出书学的文化时代观“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切时如需。”

欧阳先生的“学”包括两层意思，与学习的对象和内容，要求学习者深入掌握“好”和“对”的标准，与学习者自身则要求激发自己的兴趣，自觉地学。看准了再写，就是要求初学者掌握范字的标准，而不是按照自以为是的错误印象临写，为了强调重“学”而不去盲目练习，欧阳先生甚至说一次练字不要超过5遍，就得回去再对照范字“学”，否则只会重复自己的错误。

（来源：人民网—书画频道，2018年11月05日
作者：钱晓鸣）

戏曲的欧阳中石



如果说人生是一个大舞台的话，那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欧阳中石的舞台无疑是多姿多彩的。作为当代著名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的他，早已家喻户晓；而他还有一个极为重要、却不太为人所知的身份——京剧艺术家和研究者，京剧“奚派”创始人奚啸伯先生的嫡传弟子，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学博士生导师。

欧阳中石为戏剧事业，特别是为京剧“奚派”艺术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尽心尽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在京剧舞台上留下了许多光辉形象，深受观众喜爱。在戏曲教育方面，作为艺研院戏曲学的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培养后学。在戏剧理论研究方面，他积极探索，著书立说，特别是对京剧艺术及中国戏曲表演体系所做的系统研究，造诣很深，影响颇广。

儿时兴趣促成日后追求

欧阳中石对戏曲情有独钟，早在儿时上学之前就表演京剧、京剧、聊聊戏、五音戏、河南梆子、柳子、莱芜梆子、上装洋琴、皮影、文明戏等，凡是戏都爱看；尤对京剧特别着迷，《李翠莲上吊》、《刘全进瓜》、《薛刚闹花灯》、《西游记》、《宏碧缘》、《五鼠闹东京》等戏都曾让他激动不已，这为他日后走上京剧艺术的道路埋下了兴趣的种子。

画戏也是欧阳中石的特长，看完戏后回家就画下来。心中有戏，盎然趣味流露笔端，如《薛刚闹花灯》、《霸王别姬》等都能画得惟妙惟肖。他初学“薛丁山”，还是一次偶然看演员排练的时候学的，随后跟着留声机反复练唱，直至佳境，乃至能演，可见其悟性非同一般。首次正式登台演出是在1937年，那年他9岁。当时他在山东泰安岱庙大殿前披挂上阵，一唱便是三天，显示出了过人的禀赋和才气。

陆口一唱成了奚派传人

欧阳中石是京剧“奚派”的第二代传人，其师奚啸伯是京剧老生，四大须生之一，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齐名。他创立的“奚派”以气质脱俗、清新典雅、文静深沉、委婉细腻为特点。

1943年，还在济南上中学的欧阳中石有一天到同学家玩，唱起了“奚派”的《白帝城》。没想到从屋里走出一人，对他大加赞赏，并当场收他为徒。此人就是奚啸伯。师徒之间情深义重，一个不遗余力，倾囊相授，一个悉心领会、全情投入，“奚派”艺术就这样得以相传。欧阳中石协助奚啸伯工作多年，为“奚派”艺术的完善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除了跟随奚啸伯学戏，欧阳中石还善于多方汲取艺术营养，以丰富自己的舞台表现。他曾在张伯驹、刘曾复左右学戏，还得到过毛菊荪、张西侯、孙绍仙、范孝高、孔繁昌、郁振东、杜啸仙等人的教益，京剧大家洪承泰、谭富英、杨宝森、钱宜川、高盛麟、李盛阴（茵）、锦遇春、高博陵、于冷华等的说戏也给欧阳中石带来很多启迪。他还悉心琢磨京剧不同行当表演的精华，从生旦净丑的舞台呈现上得到了不少借鉴。欧阳中石勤于实践，在京剧舞台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鲜明形象，如《白帝城》之刘备、《龙凤呈祥》之乔玄和鲁肃、《四郎探母》之杨四郎、《武家坡》之薛平贵、《坐楼杀惜》之宋江、《范进中举》之范进、《打渔杀家》之肖恩等等，都充分展现了“奚派”艺术的特有魅力。

博采众长提升境界格调

欧阳中石还与不少名家同台演戏，提升舞台表演水平。与著名旦角张艳卿合作过《坐宫》，和著名戏曲研究家、文物专家宋家漪也有同台演出之雅。1985年，石家庄隆重举行“纪念奚啸伯先生七十五岁诞辰”演出，厉慧良、谭元寿、吴素秋、赵荣琛、李慧芳等当代名师同台献技，可谓精彩纷呈。欧阳中石在《托孤》中饰刘备一角，韵味醇厚，感人肺腑，台下掌声雷动，足见其舞台演出的魅力所在。

他在专著《师伯永啸》中说，自己不仅在京剧方面受恩于奚啸伯先生，而且在书法方面也大受师恩。奚啸伯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在历史、文学、书法诸方面都有很高的修养。欧阳中石与奚啸伯多年不在一地，其间鱼雁往返既多且勤，每周必通的两封书信，洋洋洒洒，都用毛笔写成。可以这么说，奚啸伯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书法家，对欧阳中石的书法有很大影响。一方面学习京剧艺术，一方面锤炼书法，欧阳中石从师傅身上领悟到，书画的高下并不在于笔墨之间，而重于意境格调的不同，京剧艺术的道理亦然。

潜心研究填补理论空白

欧阳中石对戏曲的研究，体现了回归戏曲本体与关注舞台现状，努力构建中国戏曲表演理论体系等特点，而这正契合了这个时代对戏曲研究的强烈诉求，体现了一个研究者的勇于担当。

长期以来，戏曲理论滞后于戏曲表演，又以表演理论最为匮乏。这种滞后与缺失影响了业界对戏曲艺术做出符合其本体特征的科学改革、创新与转型，使得当代戏曲艺术的发展常常偏离民族艺术固有的美学范畴，产生异化。在此背景下，欧阳中石和女儿欧阳启名合著的《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研究》一书的出版，更见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书法到戏曲，欧阳中石不愧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家。艺术是相通的。欧阳中石曾说过，写字是没有穿上行头的戏剧。悠悠岁月，风雨几十载，“欧阳中石”，不仅属于书法，而且属于戏曲。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07月20日12版
作者：康海玲）

识字写心 切时如需

刚刚从两会归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欧阳中石先生马上召集学生恢复上课。尽管已年逾八十，但中石先生每周都要给博士生上课，还经常带学生外出调研，始终站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两会前不久，中石先生被评为“首都十大年度教育新闻人物”。作为年纪最大的获奖者，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他现场书写“首都教育”四个大字，他说：“我这几个字写得很不好，我为首都教育事业做得也不好，今后我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为首都教育贡献力量！”

中石先生一直强调，他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要教学生做人、做学问，写字，特别是，中石先生熔传道授业于一炉，使学生在掌握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在思想境界上有新的领悟。一次课上，中石先生写出“德”字的篆书后说：“德”字从“直”从“心”，偏旁是“双立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从思想与行动上都笔直地向上发展而不妨碍别人，是为“德”。学生们都说，听先生讲课，能在很多方面获得收益。中石先生说：“书法只是一个切入口，书法的后面是文化。”

中石先生始终视书法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在引领学生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浸润中国文化的甘霖。他说，人类一直在追求着美好，“起初我们的古人就是用‘文’来表示美好的，‘文’在甲骨文中如同一个正立人形，胸部有刻画之纹饰，是人追求美好形象的表示。”“文而化之，使事物都美好起来，这样的过程，就是文化。”

“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学生将来做什么？光会写字行吗？”中石先生问道。在他的努力下，首都师范大学成为我国第一个开设书法专业博士点的院校，并率先设置了书法博士后流动站，但他对书法专业的观点却显得开放、包容。他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书写的实用性已经淡化了，但是书法不会退出人们的生活，这对书法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写出时代需要的文字。中国书法艺术把蕴藏在个人身心的思想感情化作了一种有形有色、有声有歌、有节奏有韵律、有神采、有极大震撼力和浓重感情的结晶体。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把“字”、“文”、“书”三位一体地进行考虑。他以自己的游历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曾经到过泰山，被崇山所折服，但找不到表达的词句。这时，他发现对面山上有四个大字“河山元脉”。只见溪水从山上的夹缝里流出来，顺着山流下去，流向了远方。他顺着泰山往南方远远地望去，发现远处一条白带，那是一条长河。这时他才深刻地理解到“美”：河山元脉就在这儿啊，似乎突然对天地之间有了一番新的理解、新的感受。这四个字把藏在他内心深处想表达但是无法表达的话说出来了，引起了他很深很深的共鸣。他说，这是语言的“厉害”。他回头再看看这四个字，觉得每一个字都有分量，都写得很好。它们把壮丽的山河展现出来了，把内心里孕育的力量进发出来了。这就是“以文焕采，切时如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了培养学生学以致用，他不断鼓励学生用文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两会期间，中石先生的学生们一直在做着外出调研的准备工作。很快，他们将随中石先生一起，赴山东德州调研考察。“德州有人文底蕴非常丰富，”中石先生说，“儒学大家董仲舒、书法家颜真卿都是德州人。搞清楚德州的人文风俗，搞清楚那里为什么叫德州，每位同学回来交一篇学术报告，对学生来讲就是一个提高。”这样的考察，对中石先生和他的学生们来说，就是必修课。2008年，中石先生带领书法研究院教师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和一批书画作品，并多次参加其他公益活动。2007年，他还与李美林先生等十位先生被选为新时期山东省“形象大使”。学生们说，别看中石先生已经81岁了，搞的又是传统文化教学，但他思维灵活、开阔，语言质朴，也不乏幽默，甚至还很时尚，绝不脱离实际与生活。今年两会期间，中石先生还给歌曲《国家》题了字。多年来，首都师大书法研究院师生们在跨学科、跨领域的学习锻炼中丰富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学识，更体会到了书法的“切时如需”。中石先生说：“只有这样，搞书法教学的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使他们表达他们的感情，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否则，我们的教师就没有完成时代和国家对我们的要求。”

中石先生说，字是代表事物的符号，带着情感写出来，就是表达自己的内心。继刚出版的《文化漫谭》之后，其缺缺篇正在准备之中，题目就是《识字写心》。

（来源：《光明日报》2009年03月26日06版
作者：蔡闯）